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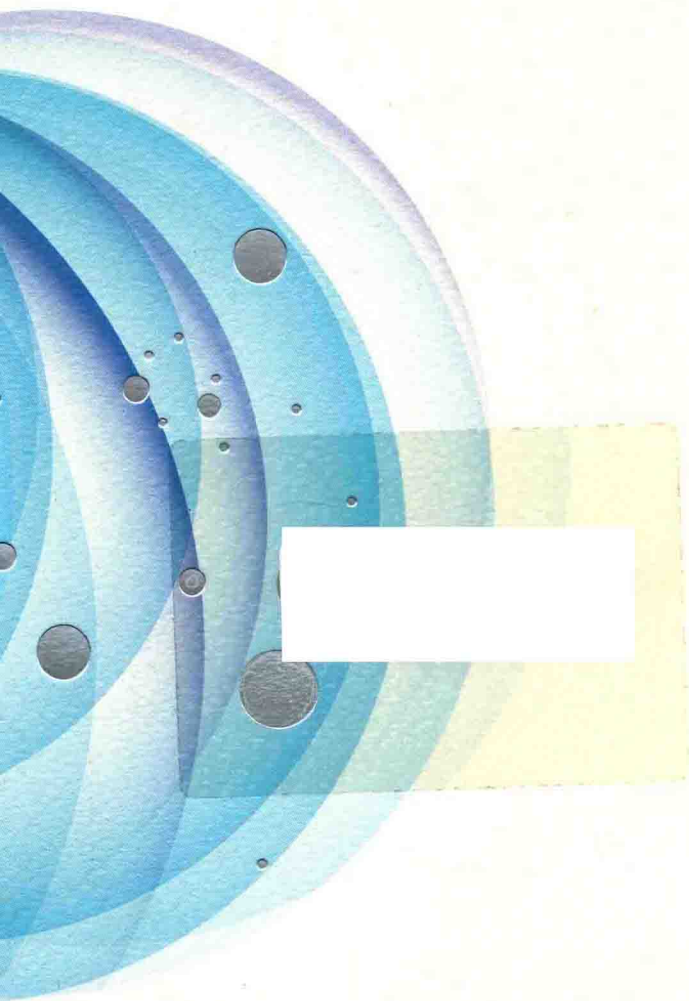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王月鹏卷

空 间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王月鹏卷

空 间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间 / 王月鹏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6.5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ISBN 978-7-5329-5219-9

I. ①空…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0542 号

空间

王月鹏卷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68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插页 /2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219-9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卷一 此在

影子	003
血脉里的回望	009
卑微的人	020
瞬间城市	031
失败的寻访	035
西沙旺	040
虚掩的门	046
齐国故地	051

卷二 彼在

海边栈桥	061
何处是归程	063
空间	074
童话书	086

世界并不是一个倾听者	127
速度寓言	133
玻璃作为一种阻挡	142
看地球	154
在蓝天与大地之间	163
徒然的稻草	175

卷三 何在

旧站台	187
寻找戈多	191
雾里的人	198
如水的月光	206
在广场	208
一滴酒里的世界	213
然后	221
话语的可能	230
声音的态度	236

卷一

此 在

影 子

我是在散步时留意到那个村庄的。一个守候在路边的村庄，普通得像一幅褪了色的挂图。那天让我突然停下脚步，并且忍不住弯下身来的，是一小片新鲜的泥土。因为一座老房子刚被拆掉，房基下的泥土裸露出来，像是一个新鲜的伤口，在暮色中闪着微润的光。接下来的日子，这样的光一次次地闪现，在我散步的时候，也在我的睡梦中。一栋又一栋的房子被拆除，村庄渐渐显得空旷，我的心思也变得空旷起来。以前，我的散步是没有规律，也没有固定路线的，自从留意了那个叫作望庄的村子，哪天倘若没去看一看，心里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惦念。我是以散步的名义去看望那个村庄的。

那天，村里好像在开一个群众大会。村里的人都聚在学校操场上，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坐着一排人。我听到扩音器发出的声音在风中颤抖，写着“望庄拆迁动员大会”的红色横幅，在风中呼啦啦地晃来荡去。

第二天，一群陌生人出现在村里。村头炸油条的老汉说，那是县政府的机关干部，每人分包几家拆迁户，正在进家入户宣传拆迁政策。

第三天，村里似乎安静下来。我走在村子的街巷中，偶尔看得见狗，却听不到狗叫的声音。那些时常蹲在墙根晒太阳的人，也见不到了。他们躲在家里，门和窗都敞开着，有的在院落里抽烟，有的四仰八叉地躺在炕上看电视。这个村庄，像是被注入了什么似的，无边的沉默里，有某种东西一触即发。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我知道一定有那样的一种东

西存在着。甚至，那已是一件尽人皆知，唯独我尚不知晓的事情。这种预感让我备感孤单。走在村街上，远远地看见前方有个身影在移动，于是我觉得心中的孤单有了长度，比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稍长一些，比脚下的道路略短一些。过了一会儿，前方那人在某个路口转弯，突然就不见了踪影——长度一下子消失了，距离感却蓦地大了起来，无限地大，没有边际地大。我的心随之空空荡荡。方向消失了，我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第四天，沉默。

第五天，沉默。还是沉默。

第六天，还是沉默。

第七天，村里的广播喇叭开始响起来，不知疲倦地喊着这样几句话：“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农业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农民的出路在于市民化。”广播喇叭像一朵朝着天空绽放的花朵，发出的声音却是向下坠落的，直接击中了整个村子，击中了村里的每一家每一户，击中了正在村里四处游逛的我。我不是村里的人。我只是一个局外人。路边的电线杆贴满形形色色的广告，有治疗性病的，有拉选票的，还有关心别人隐私的。老屋的残墙上留有一片火烧后的炭黑，隐约可辨出宣传标语：“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在这些字的上面，又重叠了一些歪歪斜斜的字，比如：“望庄要想富得快，就得狠抓水果猛抓菜。”若干层的标语上面，如今又覆盖了一个大大的“拆”字，字上还画了一个红色的叉号，像是一个不由分说的警告。当我走遍附近村子，才发觉这种写着“拆”字的墙，原来已经有很多了。路边偶尔可见树木，高高的枯枝擎着零星的喜鹊窝。站在这样的树下，举步和驻足之间，仰望和低首之间，突然就有了一种无所依傍的、更为空旷的感觉，并且从这空旷里生出一种难言的滋味，说不清是寂寞还是落寞。小桥、流水、人家、鸟语、蛙鸣，还有成群结队的萤火虫，这些童年随处可见的平常事物，如今越来越显得珍贵。它们都躲到哪里去了？阳光是柔软的，乏力的，我看到那些从天空洒落下来的阳光被风吹得摇曳起来，让人眼花缭乱，渐渐地就生出了幻觉。村子里到处都是制服的影子，西装革履的影子，房屋倒塌的影子，老农步履沉重地走向远方的影子，声音的影子，风的影子……村子成了一个影子的世界。影子们交错斑驳，时而真实，时而恍惚。我能够感觉到影子的存在，却无法真实地把握和说出它们。

.....

最先被填平了，是村头的那方池塘。推土机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昼夜不停，终于将池塘填成平地。那些不时鸣叫的青蛙，不知藏躲到了哪里。还有牛，那些失去了农田的牛，它们就那样用一双含泪的眼睛看着你，一直看得你想要落泪。还有村庄后面的那片土坟，那里有村里人的列祖列宗，现在被搬迁进了公墓。

目睹一个村庄的消失，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我不知道除了伤感，我还能够做些什么？

我见过望庄早期的照片，远山与屋舍还有田埂是同样的色调，给人一种青涩的感觉。

这个村庄已经存在很久了。这个村庄从存在那天起，就一直在遭受着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譬如风云雷电，譬如自然灾害，譬如战争和苦难。望庄全都挺了过来。半个多世纪以前，这里曾经遭遇过一场巨大的水灾。雨水瀑布似的从天而降，昔日安安静静的大海，愤怒地向着岸边奔涌。农田被淹得没了踪影，望庄像一叶扁舟在水里飘摇。面对这场不知要蔓延到什么地步的灾难，村里居然没有一户逃走。在他们心里，人的命运是与这个叫作望庄的村子联系在一起的。眼看着水进了院墙，快要淹没土炕的时候，水位却突然不再增长，海也渐渐安静下来。大水很快就退了，村人在海边看到一只受伤的巨龟。他们请来老兽医，很认真也很虔敬地诊疗，直到巨龟重新回到大海。那次水灾，人没有撤退，村庄也没有遭受什么大的损失，最后退走的，是水。望庄留存了下来。

若干年后的今天，望庄终于支撑不住了。村里人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来自何处的力，让村庄永远倒下去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连同他们自己的手，将村庄拆卸得支离破碎。一座座屋舍倒塌的地方，裸露出古老大地的新鲜伤口。

村庄是被村人亲手拆除的。政府出台了鼓励政策，凡在三十日之内自己动手拆掉房屋的，除了应得的拆迁补偿费之外，每户还可得到两千元额外奖励；而且，拆除下来的木头、门窗和砖石等物料，仍然归户主所有。于是，有人就说，早拆晚拆都得拆，与其等着别人来硬拆，还不如自己早点动手，毕竟自己熟悉这房子的脾性，不会把砖瓦木料拆坏……也许，他们心里还在盘算着某年某月会有某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些废弃的房料重新

盖一栋房子。他们知道，政府正在别处给他们盖着崭新的安居楼房。他们知道，有外商看好了望庄的土地，一个很大的工业项目将在这里落户。他们并不知道，有关方面已经做出承诺，三个月之内，把望庄拆迁完毕，然后开始在原地动工建设工业项目。

望庄别无选择。望庄人别无选择。农民迁入楼房，新闻媒体称之为“安居工程”，他们过上了一种被反复宣传和参观的生活。生活被托举到了空中，我看到农人的根裸露在楼房与土地之间。一个老农说，住在楼上，离土地远了，接不着地气，心里一直憋闷发慌，总觉得不真实，也不踏实，像是活在别处一样，睡觉也不安稳。

想起那部叫作《三峡好人》的影片。作为情感寄托的往日家园已经破碎，重建的家园又怎能弥补这种创伤？在废墟之上，在民工群中，流行歌曲一遍遍地响起。这般错位的，还有“烟、酒、糖、茶”。它们属于生活物品，代表着物质和幸福。然而它们的出现，总是伴随尴尬、苦涩和不幸。这份不对称，究竟折射了怎样的意味？很多生活的真相，其实是既难以躲避，又经不住追问的。夔门这个印在人民币背面的影像，因为苦难因为背井离乡而虚幻，同时因为血汗的浸透而真实。在虚幻与真实之间，仍然是有梦想存在的。就像民工明知下黑矿九死一生，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这里有无奈，更有他们对生活的不绝望。对“好人”的强调，恰恰使“好人”这个问题成为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好人”得以彰显？所谓“好梦”又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因为这背后隐藏的真实是别样的真实，陌生的真实，让人心痛的真实。

这样的一份真实，如今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发生在那个叫作望庄的村子里。

原来的望庄，很快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一排简易工棚，由木板搭起的连铺，每间屋子大约容得下二三十个民工。工棚的两侧，分别是一个小卖部和一个小吃部，门前立着笨拙的木板牌子，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新东方百货店”“亚细亚烧烤屋”的字样。

望庄是两年前通上柏油路的。先前从望庄到城里是一段土路，晴天里沙土飞扬，雨天就变得坑坑洼洼，到处是积水。农民要到城里去卖自家栽种的樱桃，摩托车即使挂在最低的挡位，跑到城里时，两筐樱桃也会颠簸

得破碎一多半。如今路面变得平整，像是村庄的一张终于舒展了的脸。摩托车踩足油门，也不必担心樱桃会有什么破损。路是修好了，但修路的真正目的，更像是为了开发建设村里的土地。在柏油路修好的第二年，望庄的樱桃树就全被砍伐掉了。

望庄曾是全县出了名的光棍村，后来据说要征地拆迁搞开发，有的人就开始争着嫁到这个村里来。考大学是农家孩子摆脱庄稼地的一条路子，而对于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农家孩子，嫁到望庄不失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她们希望换一种活法，盼着政府早点征地拆迁。只有失去了土地，拆除了农房，才会摇身变为城里人。她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成为城里人之后，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等着她们。

老槐树最终还是死掉了。在这之前，村庄前方小树林里的空地先被盖上了厂房，然后树木的死亡面积开始逐渐地扩大。终于，那片小树林的树木全都死光了，然后厂房也就顺理成章地扩建，直到把那片小树林的领地全都占据下来。据说，那些树木是被厂房里排出的某种物质给毒死的。这样也好，砍伐树木本来需要经过严格审批，树木既然已经“自然死亡”，在空地上建厂房也就顺理成章。接下来就轮到老槐树了。我一直觉得，老槐树是一个隐喻，很多人忽略了对它的解读。站在望庄中央的这棵槐树，据村里最老的人说，在他小的时候，这棵树就已经很老很老了。老槐树默立在村中央，风吹来，树叶哗啦啦地响，像是在对村人追述着什么。有月光的夜晚，老槐树的影子显得坚定、静穆，让人生出几分敬畏。望庄的拆迁，本来是要先从老槐树下手的。政府召开拆迁动员大会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安排有关方面去砍伐老槐树，结果谁也不敢去，这个事情就落了空。倒是有个人站出来想试一试，他是方圆十几里出了名的天不怕地不怕，因为打架斗殴被判过刑。就在他驾驶推土机冲向老槐树的时候，推土机突然偏离了方向，陷进路边的水沟里。推土机这么结实的庞然大物，怎么莫名其妙就掉进路沟里呢？大家于是议论纷纷，有人说推土机是被风刮倒的，因为当时老槐树的叶子突然哗啦啦地响作一片。树叶之所以响动，是因为风。好大的风。让人疑惑的是，那些风究竟来自何处？怎么突然就有风了呢？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打老槐树的主意了。三个月后，望庄所有的房屋都被拆除，老槐树孤零零地留存下来。留下来的老槐树，周围很快拔起一栋又一栋的厂房和高楼。它被钢筋混凝土围得水泄不通。到了夜晚，倘若有

些月光，树影就越发显得憔悴和孤单。再后来，老槐树枯朽了。

我亲见了一棵树的消失。我亲见了一个村庄的消失。然而，我无法完整地說出这个消失的过程。

(原载《散文》2009年第4期)

血脉里的回望

一

转眼三年了。那本厚厚的《王氏家谱》被搁在办公室书架上，像一截裸在空中的根。有时候，我注视着那本家谱，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枯竭的，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压在心头，让呼吸变成一件艰难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我忙碌在自己的工作里，那本家谱从高处俯视着我，像在无声地质问，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无力回答，太多琐屑事务几乎消耗了我所有的力气，我待在这个封闭的空间，更像是在逃避什么。从那个老人手中接过家谱已经三年了，我每天都惦记着物归原主，却迟迟没有行动。我的时间，我的心思，我对这世界的理解，被一种莫名的逻辑分割得支离破碎。其实我很清楚，真正的原因是那本家谱在我心里已经不再重要，一些看起来更为重要的事物占据了我的心，让我无法把自己从中抽离出来，正如那本家谱被淹没在书架上堆积的印刷品中一样。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在现实泥沼里越陷越深，时日越久，歉意越深。最可怕的是，我日渐学会了享受这份歉意，理由是它对所谓写作有益，让你活在自责和忏悔中，但又不伤及根本，更不会影响到现实的生活与生存。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这个隐藏于内心的事实，备感羞愧。这是一份关于灵魂的残酷真实，它不动声色地发生在我的身上；就像另一种真实，无声无息地降落在那些村庄一样……望庄早已拆除了，腾空的地方建起一片浩浩荡荡的工业园。那个主动把家

谱借给我的陌生老人，不知已被安置在哪里？甚至，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对我更是一无所知。那时的情景犹在眼前：简陋的传达室，七十六岁的看门老人，一轮接一轮的舌战。那个看门老人是冷漠的，当他听说我是一个写作者时，呆滞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少有的光。迟疑了片刻，他弯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给我看，是《王氏家谱》。他一边翻着家谱，一边絮絮叨叨地讲着。他主动把家谱借给了我，并没有记下我的单位和名字。我们在这里已经折腾了半年多的时间，他亲见我们怎样拆掉了这个村庄，包括他的老宅。他主动借一本家谱给我，一定是寄托了某种深意。或许他希望我写下一些文字，告诉后人在这个年代曾经发生过怎样的事情。在望庄，我所见到的和想到的，那么强烈地拍打着我的内心。我曾那么强烈地想要记录这个村庄的遭遇，然而我什么也没写。那本厚厚的《王氏家谱》自从被拿回办公室，我就没有认真翻阅过，也没有如约归还给那个老人。记得他曾说过要在年底之前归还，因为春节祭祀先祖是要用到的。我食言了。忙这忙那，我把这个承诺淡忘了。望庄拆迁刚结束时，我想从厚厚的《王氏家谱》中选取写作所需要的素材、资料。但是每次打开它，思绪都会变得游离起来，以致越来越迷惘，不知道想要写下一些什么。那本家谱的存在，对我的写作构成一种质疑：那些唯美的文字，对于这片土地，对于一代又一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沉默的声音让我陷入更大的沉默，我呕心沥血写下的那些所谓作品原来经不住这样一个简单的追问。我写下了太多无根的文字，它们与我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实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与国无关，与家无关，只是一个人一厢情愿的慨叹与想象而已。

那天下午像是生命中的巨大停顿。看门老人弯腰从抽屉里拿出家谱的迟缓动作让我记忆深刻，仿佛一个人从成长到衰老的整个过程都浓缩在那一刻。我对生命的理解，也凝结在那一刻。从老人手中接过家谱，我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要说感谢吗？这样的感谢是不道德的，只能让我更加羞愧。

望庄的街巷都已不复存在，整个村子变成一片空地。几个正在施工的厂房就像几滴不经意间落在纸上的黑墨水，并没有书写什么，只是随意滴落在一片空旷里，就被解读成了最为现代的艺术。厂房的不远处，几栋安置楼房站在那里，不再有丝毫乡村的气息。望庄的村碑被丢弃在某个偏僻角落，像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没有人在意它。村碑倒下了。一栋栋冰冷

的楼房耸入云端。迎接村人的，将是云上的日子，一种脱离了土地的陌生状态。我曾建议村干部把旧的村碑摆放在安置小区的某个地方作为永久纪念，他们不以为然。

安置小区的门牌是彩灯做的，夜里散发幽幽的光。

二

拆迁工作组门前，一对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从路边的狭窄石径上歪歪扭扭地驶过。旁边是宽敞的公路，他们偏偏选择了钢丝绳一样的人行路。盲道上停满形形色色的车子。各行其道这个规则并没有得到最起码的遵循，大家拥挤着，慌不择路。关于道路，我想到了方向、规则，以及各式各样的障碍和陷阱。就在那个早晨，一直站立在工作组对面的那栋房子被拆掉了。挖掘机的大手在空中挥舞，稍一停顿，房顶就塌陷了。然后它轻蔑地一挥，一面墙随之倒掉。我们站在屋里，透过玻璃窗看着外面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像看一出遥远的哑剧。尘土飞扬，留下风的痕迹。我走到门外，迎风而立，所看到的不再是一幕哑剧。我听到了声音——房屋倒塌的声音，冬天的风把这个声音送出很远；还有树被折断的声音，那只手并没有放过院落里的一棵树。

拆迁工作组的玻璃门外挂起绿色保暖门帘，门把手上贴有“推”与“拉”两个字。年轻的公安干警正拿着“推”与“拉”两个红字重新张贴，把原来的字完全盖住。我这才想起，门把手上的推拉提示，恰巧弄反了。以前出入拆迁工作组的时候，没有人介意这个细节。推也好，拉也罢，非此即彼，不经意间就纠正了错误，不曾放在心上。想必那个贴字的人，是站在门里看门外的。这仅仅是一个细节。似乎没人在意这样的细节，我固执地以为它在不经意间透露了某种深意——看似简单的“推”与“拉”，并不是“认真”或“疏忽”之类的词语可以解答的，它关涉角度，关涉立场。

门是一个隐喻。

望庄到处贴满了宣传标语：“早签约早受益，晚签约必无利。”“政策刚性不会改变，执行政策不会松动。”“权衡利弊算好账，抓住机遇搬新房。”“整体搬迁，全村受益。”“居住楼房化，管理社区化，生活市民化。”……风吹来，各种标语随风飘舞，发出哗哗啦啦的声响。

“那个村子远远看去就像一座堡垒。”听到同事这般形容一个拥有六百年历史的村落，我是有些愕然的。六百年，有些东西沉积下来，成为根的一部分。一场声势浩大的拔根运动，斩断根与土地之间的血脉关联。任何安慰都显得矫情。这是一代人无法回避也不被理解的痛。望庄地势平坦，据说是一块风水宝地。几年前，一个海外客商看中这里，打算投资建一个工业园。土地总算征了下来，村人还算平静。似乎又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恍然明白，倘若当初再坚持一下，补偿肯定会更高一些，日子也会更宽裕一点。这种情绪笼罩了村里的每一个人。后来，拆迁工作组进驻望庄，开始探讨房屋拆迁问题。几轮谈判下来，工作组就被赶出了村子。望庄的家家户户抱成了团，征地已经吃亏了，拆房不能再犯糊涂。过了一年，工作组再次进村，很快又无功而返。

这一次，工作组是有备而来的。遭遇前两次的挫败，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他们觉得拆除望庄的时机成熟了。

望庄一下子涌进成群结队的陌生人。成群结队的陌生人在村里穿梭交织，我是其中的一分子。街头巷尾贴满招工广告，工业园的用工需求量很大，每天应聘和辞职的都在百人以上。人来人往，村人在慌乱之余，很快就适应了，明白了。他们从人群中看到财神爷的微笑，就像从一望无际的麦田里看到梦想的收成一样。他们开始经营起了各种小本买卖，每天都有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不知哪一个头脑灵活的人，率先动手在自家院子里搭建房屋，此后，村人纷纷效仿，蜂拥而上。家家户户都动手扩建，院子里盖满了房屋，像一个个的碉堡，墙根仅余容一人通过的空隙。加盖的房屋，或出租，或开办家庭旅馆，门口挂起“住宿、旅馆、钟点房”的招牌，在工业园打工的少男少女纷纷涌来，整个村庄被荷尔蒙的气息淹没了。村人鸡犬相闻、知根知底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改变，因为有了生意场上的竞争，人与人之间变得淡漠和疏远。

更多的陌生人涌了进来。整个村庄在焦虑中越陷越深。

三

望庄一夜之间冒出了遍地树苗。浩浩荡荡的麦田，一眨眼就变成参差